

楊震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孫賜 曾孫彪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敝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

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眾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

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之服象

喜追殺項

初以功封

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絜

白位登三事

當如此環矣

湖今湖

者震輒拔更以距

其後鄉里稱孝也

冠音貫

史

至華陰山北見

黃雀為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

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

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

鱸鱠

鱸鱠

鱸鱠

也郭璞云鱧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都講取魚進曰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也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曰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曰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曰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雷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曰得賢為本理曰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曰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廣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夔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嬖倖充

庭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誠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婦成城哲婦傾城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曰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嘆

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

明之悔

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

大東不興於今

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

勞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

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曰王猛入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喻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心傳在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稱也韋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曰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合秩六百石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銅棄世之徒復得黷用有臧賄禁鋼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曰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謂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也僭差也若順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巨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曰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巨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諫鼓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自敬德也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曰誘芻蕘輿人之言輿眾也詩曰詢于芻蕘左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懟怒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陽時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悲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曰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酢而卒時年七十餘引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
 棺道側謂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
上行書舍也廣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
雅曰動驛也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曰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終不時連有災異帝感
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後漢五十四

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欲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已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

是時人立石為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已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

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曄楊昆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催脅天子繇與前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明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已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

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曰廉

絜稱桓帝即位曰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書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語曰災異譴告是曰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

也所殺況曰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承亡在渭城界中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曰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秉曰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實并日而食王城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曰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和庶其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曰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曰退讓為節俱微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曰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焚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己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收守曰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帑賦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見安帝紀豐穢宜絕橫拜已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已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已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已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國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官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皋陶誠舜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已貨成化由此敗所已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已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將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恩之罪應時捕殺以入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官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喪舉
 曰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曰尙茲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費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曰爲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歎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曰爲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及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歎以扑扶職職怒歎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益鄭詹來而
 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
 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幸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曰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
 彼譖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尙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
 屬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曰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
 東士吉射易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晉書

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
 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職無所不統尙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璽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已消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曰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
 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曰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自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兒昭公立為鄭君後故春秋兩蛇鬪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故春秋兩蛇鬪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魏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二年代表唐珍

為司空曰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表袁隗為司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曰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曰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皇附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曰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自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兒昭公立為鄭君後故春秋兩蛇鬪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故春秋兩蛇鬪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夫昌則苞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魏施曰湯自伐桀後大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魏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二年代表唐珍

為司空曰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表袁隗為司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曰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曰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皇附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

化陵遲陛下不願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而欲已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

前人存則無以異乎邪行也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次板謂詔書也易割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

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強楚之警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地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能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諛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晷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

之政此四殆也退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人金商門崇德署敷延之西征記曰太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請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雷意

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次輒以起居聞車駕曰臨問之拜禹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從咸為以農太守又禹少子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世見寵無已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曰昌或得神曰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梟桀次於平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螻者也韓詩序曰蝮螻刺奔女也蝮螻在東莫之敢指詩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也指蠖音帝螻音東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諱盈路是曰

色得親幸於陽也後漢五十四

災異屢見前後丁寔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漢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其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其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其工方鳩屏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曰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

之誠詩曰鴻鴻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曰鴻鴻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衰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

也臣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徒

朔方賜呂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劭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呂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已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陽東土

不奢不約已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目為苑囿壞沃衍杜預

林在西後漢五十四

注：傳曰行沃，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平美之地也。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又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植帝延熹元年置鴻。可曰：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曰：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曰：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為小，齊宣五里人曰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曰：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曰：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曰：誑耀百姓，天下綱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曰：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得算多也。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中，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曰：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曰：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曰：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即

三葉宰相輔國曰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

文王初載毛萇

注云載識也

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

雅曰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靈雖受茅土未嘗

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相以老罷就第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

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

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菡矛

戰幢麾菡音側事反菡謂插也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塋

兩車為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林而小祥又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

其漸即吉也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

帝紀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曰違其難也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曰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行相也遷都于成康人相與怨恨湯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善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石

詩曰如沸如羹

石

受漢五十四

二十卷

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曰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曰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曰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曰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滄于嘉為司空曰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曰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曰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曰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兒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曰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亦言帶之所曰瞻仰明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李文字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禮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躄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兒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等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

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

帝受禪欲曰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

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

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曰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

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

誠曰負荷之寄不可曰虛冒負荷之寄周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曰臨權坤六二曰直方大先公道而後身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

及古明

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茂矣

韋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

彪誠匪忒

也

修雖才子渝我涓則

也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四

七月初六日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

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曰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

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

為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廩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及古同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也王甫司

察曰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

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國下囚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

之平春悼王全呂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

除平春悼王全呂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

父楊國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功封壯武侯父楊國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遷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

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國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北陽主東海王嬪女外令兄弟求其織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國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因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因肇為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差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召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其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

常其議私事後慶因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懼左戚傳也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傅中傅官也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傅官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因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因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曰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白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

右因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

皆為郎十五年有司因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

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召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器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

員掌奉主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事見孫卿子也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為也

尚既凶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

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

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緇帛為之即今之小兒襁也

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健為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埠薄

埠音音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

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馬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攝葬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寵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清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尊皇考為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

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費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置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

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荆州也楊四子皆為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常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

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

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

劉永

後漢書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暲為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因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因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因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置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王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間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因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

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國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

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因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因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因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因為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觀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因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

綬祠因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畱博陵奉

劉歆曰王

後漢五十五

劉敬曰案此其詳長
化書亦然則此誤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呂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
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
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因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
子宏嗣為大將軍寶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寶太后詔追尊
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
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
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常因歲時遣中常
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
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
立十三年魏受禪因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因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
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因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

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

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

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

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
屈狐庸謂趙文子曰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
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

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
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刊

後漢書五十五

庚申十月二十五日校
按度之存

以監本校正二十八字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張皓傳子綱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

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

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畱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旨詳當見從詳審而時平當也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

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

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戾園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茶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劉敬曰
多利字

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臯繇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曰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

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曰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曰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

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曰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人

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威罪者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曰芻蕘之資居阿

馬之上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晉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也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曰綱為廣陵太守因欲曰事中之前遣

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

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曰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曰爵祿相榮不

願曰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孛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

此章抄補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
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
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續
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
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
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畱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
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曰賢見引不宜退曰非禮龔改容謝曰
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呂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
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
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
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
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楊子雲曰獨
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織微感槩輒引分決是曰舊
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讓也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曰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言唯

鄭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呂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搗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呂老病乞骸骨卒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獻其能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曰不為為難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枝若今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按摩也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

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

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

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書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承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曰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費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曰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
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焉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
足消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
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已

聞遠目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節智以驚愚修身以明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
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曰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虞芮入境讓心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曰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贏敗曰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
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
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

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夫呂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

無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呂不德敢慕遺烈後

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呂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呂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閣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其粲為覆之某者不信以肥蓋之更以注為之不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嵩悉自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呂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

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

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退嵩自官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旨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劉氏曰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邛
焚諸國敢音側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曰獻梁冀焉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
自稱天王直或作宜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焉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焉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焉承曰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其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已後
涼州羌動曰焉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
請畱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焉復畱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焉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焉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尙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焉爲度遼將軍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邇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
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繫恒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城濮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荀爽為司空明年曰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靡披音勞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曰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曰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觀在陳留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曹廣漢太守音

長安西十五里

後漢五十六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也魏郡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其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詔武蓋還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言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及為中常侍曹節矯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豈宜言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言馮貴人配謂祈死之主禱於先死者之廟婦禱於其夫所禱之妃妾於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言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言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難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駭骨鼻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曰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其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曰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闔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棄不可曰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曰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尙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郃許
諾亦結謀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曰球謀告節節因其白
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執帝大
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舉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
九卒後計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蓋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
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爲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曰直爲管管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曰威陳球專議桓思同

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金陵書局校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六

庚申十月二十六日据慶元本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
 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
 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位
 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曰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曰縑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曰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
 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
 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寧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備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及古蜀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呂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其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劉放曰立學校

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道順帝世已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已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已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已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已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

後漢五十七

劉敬曰安功不可自功
常是出功自功之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
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已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
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
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
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
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
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
蕃武被誅巴言其黨復謫永昌太守言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
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
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
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
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言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言為生天地非人無言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謂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
天降眾異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劉敬曰案文
今高仁令

春囿鹿子曰麋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

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穸也是愚

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諛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

授趙高呂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

說曰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周宣用申

甫曰濟夷厲之荒中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中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宣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曰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武旅即武下之旅也得永藻即說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曰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

公曰願請開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預焉朝曰肉食者一

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豈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

劉敬曰案文
今高仁令

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召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

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言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曰買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曰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曰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鏗刻也音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山河之分流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而

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從夫謂陳涉起

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

曰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已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已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已後效使各結所厚少

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已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

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袁貢連

名上疏言之曰聖王已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

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規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已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已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

宥散拜侍中已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

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已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病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
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
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
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
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
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
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已爲國安則
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
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已威恩自此已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
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
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
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曰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
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曰非罪與陶俱死耽曰
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曰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論言謂聽百姓

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 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

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劼濟由是

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

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

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

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乘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

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晦五聲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合孽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年災

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

君期一周常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

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堯土德亦尚黃故思也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

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曰罪行誅猶召家

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曰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

之言諦也鄭玄注云番諦於物色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詔尙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

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劉劼曰注之

後漢五十七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候上法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肩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四七也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羊公

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穴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女陽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未盥不盈一簪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

尼所錄謂仲尼剛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居戰死其妻

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

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眾也促已嚴刑威已正法民無罪

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

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

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

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曰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曰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

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晦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書曰天球河

圖在東序騰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控控推情言不足採控控誠懇之貌懼已觸忤征營惛悖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曰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己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曰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曰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為

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立菟公孫

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曰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

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曰

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立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

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曰

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釋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寶良之

恩前世曰為美談

寶太后崩張繭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日桓帝為父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曰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又格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也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其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

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銅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為太尉

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荷無它枝孔安國注云斷斷荷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必有折足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

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

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曰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樂

杜諷辭曰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

識叶韻音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

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全錄書局印

後漢書五十七

虞傅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鄴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

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

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召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

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自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

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已相補猶有所完

虞詡 蓋勳

傅奕 臧洪

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誦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兩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已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曰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已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也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曰補衣猶有所完誦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瘡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誦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已勸厲答其功勤內已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誦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已安慰之鄧騭兄弟已誦異其議因此不平欲已吏法中傷誦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已誦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誦曰得朝歌何衰誦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已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誦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已誦壽之知其無能為也壽當作朝歌者韓魏之郊韓魏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榮陽解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待城臯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閱而已與及到官設令三科曰募求壯士自
 掾史曰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
 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誦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伏法兵已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曰采縲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
 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曰誦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誦於陳倉
 峭谷誦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傍縣誦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於
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曰戒不
知齊幸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誦曰虜眾多吾兵少
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
 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
 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曰為失力弱不能至并兵
 急攻誦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誦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誦計賊當退乃遣潛
 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
 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誦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
 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曰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誦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
秋稼壞敗營郭詔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曰人儻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

於前續漢書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坐法免永建元年

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

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已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已尸諫耳韓詩外傳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違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肯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肯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違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時中

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獲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已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異豐書奏防流涕訴帝詔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

曰盜伏歐刀已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已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

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已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宜急收防送獄已塞

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坤蒼云箱序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也學或作廂

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

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尙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譴

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已聚斂詡上疏曰詡

年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曰上者匈匈不絕譴罰吏人

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已走卒錢

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十石六人千石六人百石皆西人自

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蓋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巨縣南也積六

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

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

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曰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書遂

劾曰大逆誡駭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

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尙書曰小

人有怨不達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

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曰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也數曰此忤權戚遂九

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尙書令曰公

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

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

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

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璜壽戴大臨龍降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獻季仲伯虎仲熊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白青徐幽冀荆揚兗豫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

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

夷黃巾燮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前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

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

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思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

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

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而已靈帝猶識燮言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曰為安定都尉言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言為宜

識記也音志

後漢書五十八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
 將單于為書樓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
 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
 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韓王賜酈商爵信
 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
 尉別定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
 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
 北地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
 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格羌裂匈奴之
 右臂姑音
 而遮反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
 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引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
 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
 衣衿也士勁甲堅因曰為亂
 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
 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
 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
 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曰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
 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
 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曰不得雷一作
 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
 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
 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
 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
 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
 遂等變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受美五十八

待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
 聞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
 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自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變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佩恩德欲令棄郡
 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自濟天下言
 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

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誦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
 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
 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
 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

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
 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父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呂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
 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
 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驚繼繫也廣雅曰鷂執也蒼頡解詁曰鷂鷂也食音編鷂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
 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鵠被徵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
 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劫絕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
 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
 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
 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并之仍令龍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
 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請讓章等責昌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
 早從君言昌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昌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作泉也臬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
 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行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潛公慶父襲殺潛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
 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昌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縱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動乃指木表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勳所厚乃呂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徒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濟也先出家糧已率眾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寒頌在坐帝顧問頌頌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已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章昭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

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其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已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寒頌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已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寒頌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頌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已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倫為清寇都尉凡五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曰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已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曰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已雄職乃已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也傅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已為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

容表賜東園祕器賙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昱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昱達於從政為

漢長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澤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章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

為越王攻破城邑眾已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已父功

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奉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

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

孝廉補郎上長郎上縣屬郡郡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

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
邈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致命之

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曰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滅洪洪者何如人超曰滅洪海內奇士

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宛州刺史

劉岱

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伋

伋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

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宛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瑁字

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糾收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曰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城
要言曰皆與王室無相害也

渝此盟明神殛之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眾和欲與諸

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

史蔡禱羣神

巫女巫也史祝史也蔡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
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賊乘凍而過

命多作陷冰丸曰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

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滅洪必來救我

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曰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曰書譬洪示其禍福責曰恩義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荅曰隔閡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類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曰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與程子相遇於遂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盛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擗捉也音卓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曰輔佐主人無曰為悔主人

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其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自曰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求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史記也但曰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覆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索將士鈔掠紹思忌之布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爭紹兵臥劉子瑒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曰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曰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曰君子

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曰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

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曰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

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

之畜曰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曰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

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

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

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燹陶牛角

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改姓張燕標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

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

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

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曰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

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

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

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

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

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

又殺其愛妾曰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多殺忠良曰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雷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義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

為小人今日盜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已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已紆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故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此非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臧益列傳第四十八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八

七月初六日

張衡傳第四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為著姓祖

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

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

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已諷諫精思傳會

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

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

純而四時之氣也王政人事法度故密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

篇以紀天地人之定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

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

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張衡

一葉

二葉

及古用 毛氏

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歲殆將終

乎自中興至獻帝所已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

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

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

絡天地而算之囚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已見其志云謂非也衡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

失志矣用為開余余應之以時有過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茲名之應閒云有閒余者

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

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承

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

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

作明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中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

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已要利而富貴萃之貴

已行令富已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已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

質已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為好人已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已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

仁又曰鑽之彌堅輔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

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已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必也學非所

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謫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會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褻衣也音巨厲反詩鄒風曰深則厲

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屬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未泮曼學
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
諸重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開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
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音

曷若卑體屈己美言已相尅尅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

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于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婢

佞不柔旨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

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

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而情也貼身已微幸固貪夫

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貼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直尺而利亦可為也趙岐注云志上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知何君子不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則益殫饌餽猶不屑餐旌督呂之猜嫌也益食器也殫音孫詩云有蒙益殫餽仕旌督餽人也一作安精曰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安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上見而下壺殫以餽之安精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孤父之人也安精曰曰謔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曰

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孟之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贖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其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二百鎰也上兩為餽贈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

拜爵量績受祿也解復謂爵祿也委而築謂傅說也程音常主反方言也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短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朦腫朦言未晤也黃帝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

內事也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

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

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別父曰少皞之哀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顛頊氏之子

人各有能因執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

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邕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四叔分

書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書六十刻夜

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晝長丈三尺夏至晝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況日人該之該補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

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人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淵亂也通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埤尹正也道行言道得中也仲尼不遇故論

六經曰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

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

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麗然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縋

而說秦秦伯為之武夜也鄭鄭伯使燭之武夜也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

咸曰得人為臬失士為尤臬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

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高祖踞

洗且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當此之會

乃鼃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也鼃易林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

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諸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夫女

魁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魁早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

至而鶉火棲寒冰洹而鼃鼈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

也國語曰動植人隱而除其害也

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嫫母止遂殺蚩尤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蚩尤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馨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西漢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

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呂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

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

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免為宋國笑也冒愧造願必無仁已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

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

捷徑邪至我不忍已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已歛肩捷疾也錄斂也音

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差戎弓矛之

情也歛亦脅也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

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真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

以道不求姑亦奉順敦篤守已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

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憚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

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聘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與世殊技固孤是

求技巧也音枝本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爲

扁也扁音技珍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

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泚音匹萌反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龍附鴟悲

爾先笑而後號也遺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斐豹曰斃督燔書禮至已

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

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掖之而投于城外也衡集豹

字作絃高呂牛餽退敵墨翟呂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絃高

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

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貫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

宋矣奴中梅節臥起節且曰飛增逞巧詹何曰沈鉤致精列子曰補且子之弋弱

毛盡落並見前書引盈車之角周禮曰增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弈秋曰碁局取

譽王豹曰清謳流聲弈圍局也某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僕進不能

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言為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

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積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

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且韞積以待價踵

顏氏曰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曾不慊

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義以吾仁陽

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曰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

酒尊飾曰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

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音蟾也蟾音時其牙機巧制

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

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曰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

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曰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

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今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倥音口弄反倥

謂順帝被廢時也阻艱難備嘗之矣人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之情偽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
 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
 淫詔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
 性善生之質情勝則荒淫也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按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按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
 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
 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
 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
 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
 震者人擾也君曰靜唱臣曰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
 其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
 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曰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
 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已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
 子周禮太宰以八柄治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刑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
 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
 附曰妖言衡曰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
 律歷已定吉凶重之曰卜筮雜之曰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廟也
 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
 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
 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
 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

覲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覲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

孟孝徒曰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

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註引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

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務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識說也 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

云共工理水凡識皆言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曰為蚩尤敗然後

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其名

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曰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

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

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纂又揚雄方言曰秦晉

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作多

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避甲開山圖曰

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首蓬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

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曰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曰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

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

稱識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偽不

窮也 譬于曰客為齊王書者問畫就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
 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為吉凶倚伏幽
 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曰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
 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
 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潛服膺曰永覩兮赫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親首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親與靜同
 也楚辭曰荷中情其好修兮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踈也音徒結反志團圓曰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圓垂
 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墮如或結之旌性行曰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
 心之憂矣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曰江離案綱音和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
 江離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離與辟芷美襲積曰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並戶珪反誤也江離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名
 兮初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壁積積曰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壁積衣繡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縹緲允信也既
 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

雙兮非是時之攸珍攸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忘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
 也舍廢也幸二
 八之選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及八元八愷也選選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
 也惆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之蹇蹇兮子不羣而介立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
 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
 獨也言鸞鳥既獨
 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且周公也譴誨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誨言三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
 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曰危身
 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見尚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曰危身
 烝眾也僻邪也辟法也詩
 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 曾煩毒曰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會重也羌發語辭
 也言己之志無可
 與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音沈續
 紛亂貌也願竭力曰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咥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咥臨也焦原
 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
 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纒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為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
 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纒也跡踐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吾國有名焦

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其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者，子者獨御行，躡踵焉。此所以服首國也。夫義之為雋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庶斯奉旨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
化變也。泯滅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高也。奇也。蕙，其並香草也。蕭，艾也。重，重也。笥，箱也。遠喻任小人，蕭蘭正為不香，喻棄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褻已服箱兮。
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陵反，魯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魯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

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跛，不止也。離，被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不抑操也。

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
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欲巧笑兮，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
謂之蔽五色，備曰繡。辨，貞亮也。為，擊兮。雜技，執也。玕，說文曰：辨交織也。音補，珍反。禮記曰：纁，小囊盛帨巾也。昭，綵藻與。雕琢，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璜，珩佩玉也。

樓遲已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淹久也。樓，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曰：耀靈安藏兮，言年歲之蹉跎也。

特已知而華子兮，題鳩鳴而不芳。
已，知猶知也。華，榮也。予，衡白謂也。題，鳩鳥名。喻人出處。雅曰：鳩，鳴布穀也。楚辭曰：恐鳩鳴之先鳴兮，使夫白草為之。

不芳，上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特知已，以相榮反，遇讓而見害也。

冀一年之三秀兮，迺白露之為霜。
芝草也。楚辭曰：三秀於山，謂說文曰：迺，迫也。方秀，迫也。迺，迫也。時，聲聲而代序兮，時可與乎比。伉，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也。咨，妒也。妒之難並兮，想依韓曰流亡。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韓曰宜笑言，妒者情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肖，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
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吐而攄情也。周文王所居也。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已保名。
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歷，眾山曰周流兮，翼迅風曰揚聲。眾山從二至四為翼，與為風，故曰翼迅。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上從二至四為翼，與為二女也。崇岳謂良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勗，勉也。玉故曰玉階，喻高峻也。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曰觀禎。
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

注云望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遲快也協韻音丑貞反

翳而哀鳴翳視也音普列鵬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日益榮鵬鶚鳥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辰吉辰也

旦余沐於清原兮唏余髮於朝陽唏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

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翔鳥舉而魚

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翔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

何道真之清粹兮去穢累而栗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呂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

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

岑之玉醴兮餐沆瀣已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空也楚辭曰餐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

禹於稽山陽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禹越集羣神之

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

流目

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曰孤魂阿衡

愁蔚蔚曰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衡山之曲也黎顛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

衡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曰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曰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曰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曰

愁蔚蔚曰

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

陶淮南子曰自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巨名在南方息也東揚芒燦而

絳天兮水泣云而涌濤芒光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溫風翕其增

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

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

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神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曰承旗纏繫也

反朱鳥鳳也楚辭曰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大也拓猶折也淮南

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曰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

遂徂九土九州也薛收西方神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

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葶收而

故就新者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清反亂弱水之

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上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

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曰濟子號呼也聖賢家莫記曰馮夷者弘農華

兮悵相佯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呶河林之

秦秦兮偉關雎之戒女呶音呼也秦秦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

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也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道也爾雅曰覆審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兒也

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

兄胡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龍令蜀王

名也令首

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

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檝也淮南子曰龍舟揚首吹以虞子我也

會帝軒之未歸

靈寢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龍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
 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龍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
 鼻望羊多髯瘦瘦通於命運**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實謂孝文實皇
 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實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臣者吏必置我趙伍中臣者忘之**
 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實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臣者吏必置我趙伍中臣者忘之
 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
 後至光武**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
 中興也**尉尅眉而郎潛兮逮三葉**尉謂都尉尉繚也尤眉雜色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嘗看皓白
 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尉尅眉而郎潛兮逮三葉**
 火中而死恤憂也時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尉尅眉而郎潛兮逮三葉**
而邁武尉謂都尉尉繚也尤眉雜色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嘗看皓白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
 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二哀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家至尊無以**夫吉凶之**
 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夫吉凶之**
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曰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
 諡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
 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龍及穆子遇疾豎牛欲**文斷袪而忘伯兮闍謁賊**
 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而寧后文音文公也袪袂也忌恐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
 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却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邪剖**通人謂
 公等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愛寵豎牛豈能分之**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羸秦姓也通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以爲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或輦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輦通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於
 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慎竈顯於**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開名車了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嬸見搜神記**慎竈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諱兩雅曰諱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璣禳火子產弗予竈口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勿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况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有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門必而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毋綿孿呂泮己兮思百憂己自疚**綿孿猶牽制也泮音胡鼎反衡
 插地中爲事也**毋綿孿呂泮己兮思百憂己自疚**集注云泮引也言物牽制於俗
 引憂於己詩曰無**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棗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棗輔也忱
 思百憂祗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棗忱而佑仁**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後漢書

三

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湯蠲體曰禱祈兮蒙庇禱曰拯人爾雅曰庇大也

景三慮曰營國兮營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

魏顆亮曰從理兮鬼亢回曰傲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

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答繇布德行仁屢流後裔詩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

兮魂憫惘而無疇憫惘猶憫惘也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偏迫也行

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洹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

立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武謂龜也曲禮曰前朱龜而後立武殼龜

陰之屏室兮慨含欬而增愁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怨高陽之相寓兮

顛項之宅幽顛項氏帝顛項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顛項與九嬖葬焉相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

迅颶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颶風也瀟疾也音肅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軼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閭野

後漢書

三

兮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闔幽隱也蹊路也

速燭龍令

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昭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瑤谿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谿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

身是與欽馮緄祖江於崑崙之陽也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

進也本草經曰

戴勝怒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怒

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穆之旨也臣賢案張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

宓妃

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環服之神仙宓妃洛水神也

咸姣麗已盡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姣好也音古也及盛音戰謂妖麗也

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檝

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妙曰宜笑也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已遺光

之微謂之礪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粉也

明也遺光

獻環珉與璵璠兮申厥好已玄黃

環珉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造無窮即佩環能木道德即佩璠也玄黃謂縞綺也尚書曰厥惟玄黃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

賂或作廣人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美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盪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

即上文所謂二

歌曰天地烟熅百草含譎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

女感於崇岳也

春精魂回移

忘我實多

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

巨螭龍之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紫曲也爾雅曰小注曰砥謂水中高

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曾城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馳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

屑瑤藥已為糝兮斟白水已為漿

瑤藥也楚辭曰屑瑤藥以為糝

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已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

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

要思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

戒庶寮已夙會兮僉

夙會也

乎故居

頽也本本也言不既垂頽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稊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為敷

敷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

恭職而並迓僉皆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也軒聲也音音耕反震霆霹靂也

雲師黶雲也霆音廷列缺電也曄光也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黶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而貌也

轆琫輿而樹葩兮擾應龍轆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辭曰使凍雨兮灑塵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

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眾貌也屯聚也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轆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辭曰使凍雨兮灑塵低昂

其映蓋兮佩綖纏綖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也冠罽罽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曠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馳驅猶騰也氛旄溶氛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也曰天旋

兮蜺旌飄而飛揚氣天也旌羽旌也溶音鴻王逸注是辭曰容廣大貌也蜺虹也撫軫軼而還睨兮心

灼藥其如湯灼音交說文曰車輪開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軻兮太息軻音之是反杜子春注是辭曰容廣大貌也蜺虹也瞻鄉國而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心熱也左青瑁青瑁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曰捷芝兮右素威素威素威也捷堅也音巨偃曰司鉦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注水官也玄冥水神也乎玄冥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屬箕伯箕伯風師也西猶舍也前長離而後喬皇也曰風兮激泆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而為清

流俗流俗主逸注曰泆泆垢濁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習習鸞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

紛翼翼翼翼飛貌展至也曰徐戾兮焱回回焱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泆音七典反其揚靈

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遊巫咸兮叫帝閭聆廣樂之

九奏兮展洩洩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曰彤彤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

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數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素撫弦而餘音兮大

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聞聞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聞聞

命王良掌策明大也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兮獵青林天苑也彎威弧之撥

刺兮射嶓冢之封狼孤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制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狼

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礴聲也磅礴

音音即反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

搖攝提已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招攝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偃蹇天矯媯已連卷兮雜沓叢頓颯已迭邊六反汨

媯音乎萬反泰音泰鹹汨颯辰沛已罔象兮爛漫麗靡藐已迭邊六反汨

音于筆反颯音逆沛音普蓋反並疾貌凌驚雷之硃磳兮弄狂電之淫裔硃磳雷也磳小也電音逆沛音普蓋反並疾貌

音康熾音苦益反踰厖湏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厖音亡孔反湏音胡孔反淫裔電音逆沛音普蓋反並疾貌

宋均注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廓湯湯其無

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頰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

開陽頰音俯暗藹遠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悁

也惛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輶輶也雖遨游已媮樂兮豈愁

慕之可懷喻音通候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旒續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常閭故里也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改悔也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改悔也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

文章煥已粲爛兮美紛紜已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

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畧網也音古儒家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

歷陵之欽崙歷陵山名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會氏之歸耕兮慕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已

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懼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

兮莫吾知而不惡惡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為已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德無

後漢五十九

也為不出戶而知天下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何必歷遠戶而知天下巨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也巨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颯颯神舉逞所
 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汎柏舟亦汎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混流水中喻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過其時而為宦者所譏故引以自喻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攜松亦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舉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聞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族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回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漢亦謀也音其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
 出為河開相河開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
 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

官訓詰崔瑗曰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開七辯巡誥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
 東觀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
 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
 補綴衡表曰臣御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贈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
 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必犧氏王天又曰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
 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已更始之號建於光武
 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謂作運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

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

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算遠抽

深滯不有立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制

後漢書列卷

張衡傳第四十九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九

馬融傳第五十上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惟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為

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

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真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

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

自關曰西道殫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殫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

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

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劉歆曰注今王始鼓
樂與文多一闕

士曰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

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曰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元初二年上廣成頌曰諷諫

其辭曰廣成死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為

界界猶限也是曰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

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長注云已其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

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痾人是偷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龜

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曰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

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

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

膽者積精之府也筋者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憂擊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

聖主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

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曰過禮數重曰皇太后體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

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曰自娛樂殆非

所曰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曰來雨露時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

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矣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人同樂也曰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鞞橐偃伯於靈臺或

人嘉而稱焉鞞以藏箭橐以藏弓鞞音紀言反橐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

包以獸皮名之曰鞞橐鄭注曰鞞讀為鞞音其鞞反謂鞞閉之也此馬鄭與

劉歆曰注今王始鼓
樂與文多一闕

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言

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鄭郊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王所都詩詠圃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圃樂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

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囿

營于南郊陰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其坳場區宇恢貽曠蕩蕪負勿

罔寥豁鬱泱類音泱泱音鳥朗反成廣大貌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陟環瀆右

轡三塗左概嵩嶽法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法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面據

衡陰箕背王屋浸曰波澁寅曰滎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雒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雒縣衡山澁

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澁其川滎洛水經注云澁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

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是也

嶠崦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金山石林般起乎其中峩峩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

嶠崦音五來反唯音祖回反嶠音隅嶠音魚軌反並高峻貌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馨耀焜于其陂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浮馨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

甘荼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刀無字曰食之毛謂君臣推相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苾其

芸菹昌本深蒨苾音紫其音其爾雅曰其紫月爾雅注曰即紫菀也似蕪可食云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菹音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芋根可食昌本昌蒲

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菹菹菹荷芋菜芝菹草也禮記曰芝菹菹菹而菹菜花紫葉可食而滑音音戶官反禮記曰菹菹粉榆鄭注云菹菹類也菹荷菹菹菹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菓即芋魁也一名野鴨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鳧葵格菲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音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菹菹

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荅格與荅古字通其植物則玄林包竹

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

栢柜柳楓楊並木名也柜音矩楊協韻音以征反豐形對蔚峯嶺慘爽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峯音吟慘音所金反爽協

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瀟確扈蕤熒惡可殫形鋪音敷確音以揆反郭璞注爾

生

後漢六十一

雅云草木華初出為芽與唯通其字從唯本從在者誤也扈音戶難音胡瓦反至于陽月

陰隱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纒橐四野之飛征音子由

膠膠鄙駮諫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音屯亦積

圍煇廓充斥川谷罕置羅繹彌綸阮澤阜牢陵山學音浮維綱也置免苦也

乙相伍戊己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

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駟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

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

於營

於是營

於是營

於是營

劉氏曰注在太常樓招搖

撞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鏤鏤也周禮與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

與玄弋注枉矢杀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

羽毛紛其影馳揚金變而地玉壤影馳羽旌飛揚貌

屯田車莽平原播同徒莽

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目摘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

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音呼獲反

風行雲轉旬

風行雲轉旬

風行雲轉旬

風行雲轉旬

磕隱旬黃塵勃滂聞若霧昏磕音苦蓋反旬音火宏反並聲也滂音烏童反日月為之籠光列宿

為之翳昧標狡課才勁勇程氣標狡勇捷標匹妙反狗馬爭逐鷹鷂競驚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猥踈特肩脰完羝搗

介鮮散毛族枯羽羣緝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猥野馬也爾雅曰猥踈踈善升羝羝音昆錐猶撞也楊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羝為錐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羝踈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頭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野羊也臣韓賢案字書作羝音戶官反與完通枯音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枯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然

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窟伏扔輪發作梧轉

鋌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樞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為輪所推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轉而役之被受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獾禽不得瞥被亦父也音丁外反顛顛也音盧獾走也音丑戀反瞥視也暢韻音必例反父音殊

或夷由未殊顛狼頓躓頓頓蟬蟬充衢塞隧葩華莽布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翻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頓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蟬音秋林反亦動也若夫鷲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

哨後緹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駘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緹巡並行貌也緹音於粉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反孟子曰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并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

判刺裸程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太叔于田乘乘馬袒裼暴虎獻于公挺身刺刺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冒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

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鬻能拏封豨爾雅曰獸山豨也音一染反槎斫也音仕雅反嶰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拏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猪也虛起反或輕紗越悍度疏嘍領犯歷嵩嶺陵喬松

履修橐踔躓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玄援木產盡寓屬單紗輕捷也音初稍反越音三照

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單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單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營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

反增蓉飛流纖羅絡縠遊雉羣驚晨鳧輩作聳然雲起雪爾雹落

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苾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增弋矢也蓉與繩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縠張羅貌也縠與縠通聲飛也音揮雪音素洽反廣雅曰雪雨也言鳥中繳如雹之落爾乃蘋觀

後漢六十一

五

天潢

黃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馬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域祥

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媿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楮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灑川衡澤虞矢魚陳罔

波灑池灑也前書音

墳羊

捐音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入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義曰灑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

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

開古蠱音蠶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

茲飛宿沙田

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雨蛟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鬪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蠱古治子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饒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楫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則開蠱曰吾使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龍衛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龍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龍頭通帶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名也刊除也踵猶等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旋眾也

逆獵湍瀨洿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

謂鱗蟲之屬也旋眾也

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

濟音蒲良反撓奴教反竝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鮪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

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委夏之月令漁師取鮪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寥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囿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酌注曰車弊車止也變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貌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也鎮曰瑤臺

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綠莎瀆瀆沆漭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箝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

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恭反淮南子曰越艦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權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箝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

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恭反淮南子曰越艦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權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箝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

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恭反淮南子曰越艦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權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劉敬曰在文景帝時

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樂

也與聞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

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采

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

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察淫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與也介特謂孤介

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

大車甯戚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甯

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楊雄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

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

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禮樂既闕北轅反

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關也音音宮穴反新城頌奏忤鄧氏滯於東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

河閒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大將軍梁商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劉毅曰正之德其史按版卡自是官

劉毅曰正之德其史按版卡自是官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曰先吏士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爲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黼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諧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殫字翁叔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屯

劉歆曰：居處高而志亦高也。

卦初九曰：盤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靡，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卷內校正

馬融傳第五十上

今讀馬融傳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上

庚申十月二十日校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下

蔡邕傳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勳

謝承書曰：勳字君嚴。

好黃老

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曰：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勳對印綬，仰

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止。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曾元曰：幸而至矣，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

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鮑祖攜碑云：攜字叔

業有周之，曾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

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皆

禮有免，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劉歆曰：居處高而志亦高也。文多一也字。

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豈
 謔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豈不得已行到偃師稱
 疾而歸開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誨曰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
 對闔丘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耆獲即取之枉預注曰胡耆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
 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條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許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且公悅之以為大夫研音岸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
 奚自驚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養也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草思典
 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
 天庭序彝倫歸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曰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宗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士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羨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遺猶雷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翕斂之貌音所

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

為之盈探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嶽既宅

也則蓑笠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莫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何笠毛萇注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弓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

御之族詩小雅曰替我替御毛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弓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弓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

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

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

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路路音步北反下獲熏膏之幸高受

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箠以痛勸帥也背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

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曰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

若是音何也天高地厚踟而躅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已

水旱而累堯湯平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已

水旱而累堯湯平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日陰食

謂大滅為婚音下廉又炎宜始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

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并無影也月側匿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

是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看嚴仁義之林數也繁旋乎周孔之庭宇捐儒墨而與為

友舒之足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

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

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

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已俟命不敦

不渝敦厭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

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問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

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問牛鳴口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

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

豢龍並見左傳奚仲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轉轅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

享土於蕃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驂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穆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

戰於殺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臆音舒能

反弓父畢精於筋角伏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伏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籠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於是公子仰

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忸音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靈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蹕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

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已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

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曰州

劉歆曰注論語二碑毀者當是二碑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淹曰失事會愚曰為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互自生畱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竝曰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

歌謳道中後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曰未制乎前書

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三公明知二州之要

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已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
 科選用稽滯已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已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
 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版也長一尺
 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
 也蟲書謂為蟲鳥之
 形所以書旂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
 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已不次之位又市賈小
 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震
 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
 七月制書引咎譖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
 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已或加尚書金
 滕曰秋

劉敞曰案文帝

大孰禾稷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
 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
 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誥告人君者天昭事上帝則自懷多
 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
 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
 府朱衣謂祭官也
 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綺鞬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
 解除猶為疎廢解除猶
 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
 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
 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
 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

三明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

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曰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

小汗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

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與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

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

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悔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

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樂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救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劉歆曰漢則可致大才學又多一可守
又曰歆守我人學故當以故守出尚
十書

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
學流布遠近可雷須與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
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祿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
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寤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

言為宜擢文右職言勸忠蹇右用事之便宣警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

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曰游意當代博奕非曰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曰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後漢七下

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曰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曰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視掌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祀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劉敬曰宣陵孝子

劉敬曰宣陵孝子

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曰明詐譎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緒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

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

行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

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

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穢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

劉放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也
此處之說字又當陽平侯也

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
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
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
又特詔問曰比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
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无咎王弼注云括結也 曰邕經學深奧故密特
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衰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曰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曰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
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
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
天下嬈音奴鳥反 生則貴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

弟典郡續曰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
惟趙霍曰為至戒趙嬈及霍玉也 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為
玉所進光祿勳趙姓也 璋音璋 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玼音玼 屯騎校尉蓋升音升 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
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禮也 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曰示惟憂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曰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曰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思惟萬機曰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曰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感激忘身敢觸

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劭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質數曰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於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曰大鴻臚劉劭

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劭為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母班劭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劭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劭不為召太山黨魁于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護今文書不覺劭被詔書致胡母班等辭與陟為黨實及邕類詣劭問班所及劭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劭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

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曰臣對與劭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

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

旨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費通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

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

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為

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

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

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阮瑀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曰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臣集曰光初元年都官從事張恕

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字或改為歎並非也死期垂至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曰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

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曰赦令除楊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酒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

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思心有所不意臣自在布衣

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

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

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

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頓首科條諸志臣欲剛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

經典羣書宜摭樞木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

封上有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

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屬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密告邕怨於囚放詭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張騰文十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酒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
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
其鄰人有弓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曰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嘻音倍也弓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弓告莫不憮然撫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螻蝦方向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蝦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螻蝦之失
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言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
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
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
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言為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弓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遠近弓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
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幡廣雅幡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
二千石皆阜蓋朱兩
幡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弓待之何如
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弓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

劉敞曰景文多恨用不文也
當卓恨多自恨

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君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詡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等籍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殉刑故微文刺譏取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

誰與正之兖州陳雷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恠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誌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音紀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匡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匹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其子獨居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居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

爲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

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

放音甫

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誦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

放此爲戮

往反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侈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

籍梁懷董名

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

澆身毀

頌懷董謂豈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籍梁懷董名

謂對事於金商門指

劉放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詩詔作制是也又言詔程臣各言政要亦奉是詔字是或武太后諱照此時卷回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而自遺者故爾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全錢齋同防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下

庚申十一月二十日校慶元本